



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

特別報道之共產黨員家風

「父親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——耿直堅毅、風風火火！父親事業上寵辱不驚，生活中平和開明，身後沒有錢財，留給我們兒女的是滿滿的精神財富。」在建黨百年之際，無產階級革命家、軍事家、外交家耿飈之子耿志遠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，憶述父親風範。「父親是一名忠貞的共產黨員，自1932年領到黨證，無論是戰爭年代的風餐露宿、槍林彈雨，還是和平時期的出使外國、日常辦公、入院治療，父親始終將黨證貼心珍藏直至去世，長達六十八年！」

●香港文匯報

記者 劉凝哲、凱雷 北京報道



掃碼看片

耿飈1909年出生在湖南醴陵。「父親13歲到水口山鉛礦做童工，16歲參加共青團，19歲轉為共產黨員，將其一生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建設事業。」耿志遠說，父親是長征中的前衛團團長，是開路先鋒；解放戰爭時期，他們赫赫有名的「楊羅耿」兵團是黨中央的「御林軍」；他還是新中國向西方國家派駐的第一位大使，而後開闢了與巴基斯坦的「巴鐵」關係，開通至巴基斯坦的航線和公路，打通了祖國的西大門。父親還在粉碎「四人幫」結束「文革」的行動中臨危受命接管電視台廣播電台；還領導成立了反劫機小組，發展成為特種警察部隊；父親是第一個登上美國航空母艦的中國軍隊高級領導人；他是建國後唯一一位沒有授銜的國防部長……耿志遠說起父親的經歷如數家珍，「他被毛澤東評價為『敢說真話的好大使』，華國鋒筆下描述他『耿直堅毅』，葉劍英口中讚他『人才難得』，習仲勳唁電裏說他是『最親密的老戰友』。」

手握重權 不徇私情

身為將軍大使的孩子，耿志遠卻是「留守兒童」。他回憶起小時候，父親耿飈在外國當大使的時候不允許帶上子女，家中孩子多由姥姥帶大。有的大使家孩子兄弟姐妹甚至分到幾處，吃百家飯長大。雖然父母沒有陪伴成長，但耿志遠從小學習優異。1964年中國原子彈升空，1965年工程物理成為清華大學最熱門的學科，那年耿志遠以優異成績考入了清華工程物理系。

「父親非常高興，少有人地頻頻對別人誇耀『志遠是考上的』」，耿志遠滿面笑意地回憶道。

不過，面對清華高材生的兒子，耿飈卻毫不徇私情。「父親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外事委員會主任的時候，該委員會急需人才，我是清華大學畢業，想着自己符合條件，就向父親提出調到外委會工作的意向。哪知父親不容商量地說出兩個字：『不行』。」耿志遠說，當時自己很納悶，他的兩個清華同學已經調過去了，怎麼到自己這裏就「卡殼」呢？耿飈耐心卻堅決地說：「你的同學，經面試有真才實學、工作能力強，所以我們才同意調進。至於你，不同意調動的原因並不是你沒有能力，而是因為你是我的孩子，父子倆在一個單位不適合。」

「父親先後主管過多個部門，特別是在擔任副總理和軍委秘書長時，掌握着很大的權力。不少人找他辦事，但父親從來都是秉公處理，按規矩辦，不怕得罪人。他從不吃請，不收禮，兩袖清風。」耿志遠說，父親光明磊落、耿直堅毅的性格，鑄就了耿家清正的家風，這是父親留給子孫們最大的精神財富。

「文革」衝擊 拒絕低頭

耿飈夫人趙蘭香曾經回憶起一段「文革」期間的往事。她說，同眾多老幹部一樣，耿飈也受到了衝擊。由於他任外交部副部長，協助陳毅部長工作，當時外交部的造反派強迫他揭發陳毅，污蔑中央的外交政策是「修正主義」。耿飈堅決地頂住了壓力，堅持了原則，不向造反派低頭。

在「文革」風暴當中，趙蘭香也被逼揭發耿飈的「問題」。「我深深地了解耿飈一生清白、正派，為黨和國家鞠躬盡瘁，如果要『揭發』，也只能是功績。我頂住了壓力，不向造反派屈服。」趙蘭香說。「文革」中，他們夫妻就像兩棵緊靠在一起的大樹共同抵禦着狂風暴雨，在相互支持中度過了那段艱難的歲月。

「文革」結束後，耿飈先後擔任了不同崗位上的重要職務，中聯部部長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國務院副總理、中央軍委秘書長、國防部長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。趙蘭香說，「無論黨派他到哪裏，他從來沒有講過價錢。每一次在接受新的工作安排的時候，他都會像當年在革命戰爭中一樣地說：『堅決完成任務！』」



●耿飈、趙蘭香金婚留影。
受訪者供圖

退居二線仍時刻想着國家

在耿志遠的印象中，父親熱愛生活，多才多藝，尤其酷愛閱讀。「父親小時候就酷愛讀書。家裏太窮，只念過幾天私塾。參加紅軍後，只要有機會看到的書，都如飢似渴地讀。父親整天行軍打仗，沒有固定的住處，只好看完一本就丟掉，再換一本，實在覺得好的書，捨不得丟，就背在身上。」耿志遠說，讀書多，遇事辦法多、點子多，父親在部隊是個足智多謀的參謀長，從事外交工作更是如此。

好讀書勤動手 喜研新事物

在平時的生活，耿飈喜歡逛舊書攤，北京賣舊書的廠甸、東安市場是他常常光顧的地方。耿志遠回憶說，家裏有許多年頭久遠的線裝老書，字很小，父親讀起來卻津津有味。耿飈的閱讀興趣廣泛，不論是歷史、科普、文學的書籍，他都愛讀。鮮為人知的是，耿飈還非常喜歡武俠小說。當年香港風靡武俠小說，他還專門託人帶回，家中集齊從香港買回來的金庸、梁羽生的全套武俠小說。

「父親喜歡新鮮事物，而且動手能力極強。」耿志遠笑着回憶說，

父親年幼時跟一位老師傅學過修錶，以後他給很多同事修過錶，甚至一些老古董鐘錶都能被父親擺弄好，甚至我的很多朋友都來找父親修錶。父親還專門給自己配備了全套修錶工具，放大鏡一般是夾在眼眶中的，很不舒服，於是，手巧的他自已製作了一個套在頭上的彈簧，不必再把放大鏡夾在眼眶裏。

在退休後的生活中，耿飈還喜歡擺弄電器，甚至學會了使用萬用錶。「父親對許多電器都很好奇，經常把新到手的電器拆開看看究竟，但有時拆開了裝不回去」，耿志遠回憶說，「父親八十多歲的時候，看到子女們都用上了電腦，就要一台。我給他買了電腦並裝上跳棋等遊戲，他很快就能熟練上陣了，有時和媽媽在電腦上對弈。」

重視新技術 跟上時代步伐

對於新技術的敏感，不僅是在生活，更是貫穿於工作。耿志遠回憶說，父親退居二線後，時時還想着國家的事。有一次，耿志遠了解到有位國內的專家發明了先進的加密算法，密碼長度很長，但速度極快。作為一名老參謀長，耿飈深知密碼的重要性，他很重視，馬上把該技術的介紹要過來，批給有關單位進行研究。

耿飈之子耿志遠：父親耿直清正留下巨大精神財富



講述人

耿志遠

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攝

1946年生，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，曾在海軍服役7年，後曾在北京市光電技術研究所、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等機構工作。他致力於公益慈善事業，曾擔任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副理事長，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副會長，中華英烈褒揚事業促進會副會長，中國—緬甸友好協會會長等職務。2012年，耿志遠發起設立北京志遠功臣關愛基金會並任理事長，基金會慰問患助為祖國、為共產主義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革命功臣及家屬；慰問患助在艱苦的環境中，堅持不懈地為社會主義建設無私奉獻的模範人物；以及以各種形式宣傳功臣英模的先進事跡，歌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。



●1950年，耿飈、趙蘭香夫婦與孩子們的全家福。

受訪者供圖



●1978年，中巴公路竣工，耿飈與巴基斯坦齊亞·哈克將軍剪綵。

受訪者供圖

告誡後人為民辦實事辦好事

「如果你們犯了事，還會有老百姓為你求情嗎？」——這句著名的「耿飈之問」距今已有30年，卻依然振聾發聵。

耿飈曾作為八路軍385旅參謀長、副旅長率部駐守甘肅慶陽，保衛黨中央和陝甘寧邊區，和當地群眾結下深厚的革命情誼。1991年，已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的耿飈決定赴革命老區，看望曾經血脈相連並肩戰鬥過的隴東人民。

「耿旅長回來了」的消息，很快傳播開來。當晚，耿飈所住的縣招待所門口人聲鼎沸，老百姓從四面八方趕來看望他，但也有一部分群眾是來找他告狀的，怎麼勸也不願離去……看到這種情景，耿飈心情十分沉重。在離開慶陽那天早晨，耿飈接見了縣裏主要領導，到場的還有甘肅省顧委負責同志。耿飈並沒有就老百姓反映的問題批評任何人，只是現場給大家講述了一段催人淚下的革命故事：

50年前，我們385旅在這裏駐防時，部隊的一個戰士犯了嚴重錯誤。旅部決定按紀律將該戰士槍斃。當我們在操場上準備執行紀律時，來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個戰士求情。我堅決要執行紀律。誰知竟連受害者的父母都跪倒在地向我求情，緊接着一操場的群眾全都跪倒，哭着請求饒了這個戰士，讓他戴罪立功。怎麼勸他們也不起來。最後，我們流着淚接受了群眾的請求。

講到此處，耿飈話音一頓，環顧四周，大聲問道：「現在我要問問今天在座的你們這些人，不管哪一個，如果做錯了事，

老百姓還會不會替你們求情？」這時，全場鴉雀無聲，只有耿飈的話在迴蕩。耿飈之問，振聾發聵，使在場的幹部受到強烈震撼，猶如被猛擊一掌。

一生記掛群眾 做人民的戰士

在耿志遠的印象中，耿飈一直記掛群眾的生活。1959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，外交部的幹部職工們普遍營養不足，父親求助過去部隊的老戰友，要來了車、槍、子彈，到內蒙古打黃羊。他還憑着過去在慶陽搞大生產的經驗，發動外交部幹部開荒種大豆、養魚。「給外交部的幹部們補足了營養，他自己卻得了浮腫病，指頭按下去，腦前門就是一個坑。」耿志遠說，「父親退休後一直擔任中國農民書畫研究會的會長，父親告誡同志們『永遠不要忘記農民，要為農民辦實事辦好事。』」甚至父親躺在病床上時，還在關心着研究會的事。」

「在父親一生中大大小小的榮譽稱號中，有一個『功勳礦工』的稱號，他特別珍視」，耿志遠回憶道，1916年，7歲的父親隨他父母逃荒到衡陽水口山，13歲成為敲砂童工。從童工開始，耿飈投身工人運動、農民運動、武裝鬥爭，樹立初心，忠誠不改。1991年10月，耿飈回到了闊別六十五年的水口山，他欣然接受「水口山功勳礦工」這一榮譽稱號。「永遠是人民的戰士，永遠與人民站在一起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，是父親一生的寫照。」耿志遠說。